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八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主 编

曲枫，聊城大学北极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分别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荷兰莱顿大学获考古学硕士学位。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北极考古学和民族志学、北极环境史、宗教人类学等。



副主编

[德]迈克·克努佩尔，聊城大学北极洋研究中心教授，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民族学、东方语言学、宗教史和阿尔泰学等。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八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目 录

卷首语

脆弱性与复原力：北极原住民语言的可持续性.....	曲 枫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8

考古学与环境史

环境变化与北阿拉斯加原住民语言的可持续性.....	
.....尼古拉斯·J. 里奥 西格瓦娜·梅根·托普科克 妮可·卡纳尤拉克 詹姆斯·N. 斯坦福 大卫·A. 彼得森 林赛·J. 惠利 (高文丽译) / 3	

语言人类学

当代鄂温克语 (通古斯语) 的方言和书面标准.....	
.....亚历山德拉·拉夫里耶 (刘婷婷译) / 35	
混合身份与土著语言的可持续性：对库页岛语言接触与 (新) 殖民实践 的反思	
.....娜杰日达·马蒙托娃 (张丽红译) / 48	
锡伯语指示词 sekei 和 tere 的异同	
.....王海波 / 77	
数字人文视域下北欧国别术语提取与汉译研究.....	
.....张子宪 / 91	
中国鄂温克语和俄罗斯鄂温克语使用的非线性特征及发展趋向.....	
.....金 洁 / 101	

近北极民族研究

遗忘与延续：哈木尼干鄂温克人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	
.....朝克赛 / 115	
真实的原始人还是帝国的民族？ ——1930 至 1940 年代日本学者民族志中的满洲鄂伦春人.....	
.....孙晨杰 / 127	

驯鹿人的生计选择：基于《敖鲁古雅》的舞台展演 张祖群 / 142

仪式与风俗

达斡尔族萨满祭祀“罗斯”（龙神）仪式的田野考察

——以 2012 年祭祀伊敏河为例 萨敏娜 / 159

作为宗教与医疗实践的当代图瓦（新）萨满教

..... 瓦莲京娜·I. 哈里托诺娃（王俊铮 王 帅译） / 177

满族石姓“萨满”产生形式的思考 石光华 / 201

阿伊努研究

格哈德·胡博遗稿中的阿伊努资料 迈克尔·克努佩尔（赵立霞译） / 213

阿伊努语的句法结构和助动词句 佐藤知己（邓 羽译） / 220

前沿观察

构建精神全景：非洲南部桑人岩石艺术中的秩序与无序

..... 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 大卫·皮尔斯
(赵子莉 孙宇洋译 徐 峰校) / 236

书评

畜粪为何如此“芬芳”？

——推介一部为畜粪立传的著作 斯 仁 / 28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赫哲族研究会 尤文民 / 299

《土耳其语和蒙古语研究暨 G. 克劳森爵士和塔拉特·特金贡献》会议

学术总结 迈克尔·克努佩尔（姬荣连译 王丽英校译） / 303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12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3

CONTENTS

Preface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Arctic Indigenous Languages	Qu Feng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co-editor / 8

Archa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in Northern Alaska	Nicholas J. Reo, Sigvanna Meghan Topkok, Nicole Kanayurak,
	James N. Stanford, David A. Peterson and Lindsay J. Whaley
	(Translated by Gao Wenli) / 3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Dialects and Written Standards of the Contemporary Ewenki Language (Tungusic)	Alexandra Lavrillier (Translated by Liu Tingting) / 35
Hybrid Identities and Indigenous Language Sustainability: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Contact and (Neo-) Colonial Practices on Sakhalin Island	Nadezhda Mamontova (Translated by Zhang Lihong) / 48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monstratives <i>sekei</i> and <i>tere</i> in Sibe	Wang Haibo / 77
Research on Extraction and E-C Translation of North Europe Terms: A Digital Humanities Approach	Zhang Zixian / 91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Evenki Dialects in China and in Russia	Jin Jie/ 101

Studies of Near-Arctic Peoples

Forget and Continue: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Khamnigan

Evenki Chogsain/ 115

Primitive Authenticity and Imperial Nationalism: the Japanese Ethnography of

the Oroqen People in Manchuria in the 1930s—40s Eric Senkit Suen/ 127

Reindeer People's Livelihood Choices: Stage Performance Based on “Oruguya”

..... Zhang Zuqun/ 142

Ritual and Custom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eremony of Sacrifice to the Dragon Spirit “*los*”

among the Daur Shamans —A Case Study of the Yimin River Spirit Ritual

..... Sa Minna/ 159

Tuvan (Neo) Shamanism as a Religious and Healing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World

Valentina I. Kharitonova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and Wang Shuai)/ 177

Thoughts on Inheritance Forms of the Manchu Shi Clan’s Shaman

..... Shi Guanghua/ 201

Studies of Ainu

The Ainu Materials in the Estate of Gerhard Huber (1896—1978)

.....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Zhao Lixia)/ 213

Ainu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Auxiliary Verb Construction

..... Sato Tomomi (Translated by Deng Yu)/ 220

Frontier Observation

Constructing Spiritual Panoramas: Order and Chaos in Southern African San

Rock Art Panels J.D. Lewis-Williams and D.G. Pearce

(Translated by Zhao Zili, Sun Yuyang and Xu Feng)/ 237

Book Review

Why Does Livestock Manure Smell So “Fragrant”?——Review of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of Livestock Manure Management in Inland China”.....	Si Ren/ 289
---	-------------

Academic Events

Hezhe Ethnic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You Wenmin/ 299
Conference Summary of 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 Sir G. Clauson and Talat Tekin’s Contributions	
.....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Ji Ronglian and Wang Liying)/ 303	

Call for Submissions

Call for Submissions: <i>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i> (Chinese).....	/312
Call for Submissions: <i>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i>	/313

语言人类学

混合身份与土著语言的可持续性： 对库页岛语言接触与(新)殖民实践的反思^{*}

娜杰日达·马蒙托娃
(张丽红译)

摘要：本文讨论了俄罗斯远东最大岛屿库页岛南部原住民的混合身份和语言接触。流动性、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及与邻近人口的广泛接触促进了库页岛的多语化。保存到 20 世纪初的国际精神和语言的超级多样性受到了日本和苏俄殖民政权的严重侵犯，他们强烈关注种族和语言分类。然而，行政边界的多次重新分配、大规模重新安置和异族通婚使库页岛南部的语言和身份干预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根本性的变化进一步挑战了当前的种族和语言政策，同时也挑战了以过时的种族纯洁性和传统真实性观点为基础的发展实践。这些政策导致许多土著居民被排除在外，他们不符合具有殖民性质的语言和身份的主流话语，然而，对现实的更细致入微的描述提出了各种问题，包括从特殊权利到讲非土著语言的土著居民，再到种族混合社区语言复兴的充分性。

关键词：库页岛 原住民 殖民主义 语言可持续性 语言政策 超级多样性 混合身份

作者简介：娜杰日达·马蒙托娃 (Nadezhda Mamontova)，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院民族学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伯利亚和北极以及土著人民。

* 本文译自 Nadezhda Mamontova, 2017. Hybrid Identities and Indigenous Language Sustainability: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Contact and (Neo-) Colonial Practices on Sakhalin Island, pp 43—59。感谢娜杰日达·马蒙托娃教授授权本刊翻译该文。原文是“环极地地区的资源诅咒：俄罗斯和国际社会在分析和解决土著民族传统居住地区不可再生资源冲突领域的经验”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俄罗斯科学基金会编号：15-18-012，项目负责人：Dmitry Funk）。

译者简介：张丽红，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一、引言

2013年，我被一家库页岛的石油公司聘为人类学家。库页岛是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岛屿之一，在行政上与库页岛地区有关。该岛总人口约为498000人（2010年人口普查）。大多数居民集中在库页岛的南部，而少数土著群体（尼夫赫、乌伊尔特、鄂温克以及那乃）主要居住在该岛的中部和北部。我主要负责提出一系列建议，以帮助公司与土著人民建立更好的关系，并促进他们之间的语言维护。然而，我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些土著社区，特别是在岛屿南部，这项任务虽然有完成的可能，但是非常艰难。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不太可能被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社区”。虽然我提交了一些带有常规建议的报告，但我仍然怀疑标准语言复兴方法是否适用于库页岛南部等地区，因为该地区居民长期以来一直与语言多样性的群体接触。这段经历也启发我重新考虑当前的发展政策，一些石油公司和国家机构已经将其应用于土著居民，并批判性地看待在复兴问题上与社区互动的赋权模式。

石油开发是该岛经济的支柱。自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和外国工业公司一直在岛上运营，并逐渐成为土著居民财政援助的主要来源之一。虽然这些公司通常会支持各种复兴计划，但其中一些公司制定了一些条件，土著申请人必须符合这些条件才能获得资金。例如，库页岛能源公司要求申请者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这个计划具有“社会价值”，这个概念可能很难确定和评估。最重要的是，发展计划强化了“制度力量的表述魔力”（Bourdieu 1986: 248），使土著居民有可能代表群体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同时限制了他们选择多重身份的自由。涉及语言复兴时，这种发展政策可能会导致对现实的严重歪曲，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复杂的种族语言多样性，并迫使土著成员以一种非常严格的方式代表他们的文化（参见 Ferguson 1990; von Benda-Beckmann 1989）。下面我将以库页岛少数民族为例来讨论这一论点，同时至少有两个问题我特别想详细地加以考虑。

第一个问题与库页岛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语言相互交织的性质有关，由于该岛的边境位置和地缘政治位置靠近中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一问题

显得尤为复杂。在不同的时期，这个岛属于不同的帝国。俄罗斯入侵（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占领该岛南部（1905—1945）、苏联政权在全岛建立（1945—1991）等事件都对该岛的语言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种族构成受到同化语言和国家建设政策、大规模重新安置、驱逐出境和种族清除的影响，导致该岛一些地方族裔特征和语言更加混合。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这样表述：我们如何谈论其成员是种族混合和多语言的土著社区的语言复兴？如果他们的母语是非土著语言，他们是否应该享有语言权利？

在目前语言迅速流失的情况下，我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些挑衅，有些语言规划者和研究人员甚至反驳说，土著语言复兴的目标本身就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库页岛使用的所有土著语言都濒临灭绝。如今，这些语言主要由老年居民使用，不再教授给儿童（如需更详细的说明，参见，de Graaf and Shiraishi 2013；Gruzdeva 2015；Mamontova 2015a；Vakhtin 2001）。提前声明，我的目的不是反驳这一论点。我想表达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坚持不加批判的语言/身份联系可能会成为语言复兴的障碍，甚至导致一些土著成员被排除在语言规划之外（参见 May 2012）。因此，虽然库页岛语言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对象，但对我们对混合家庭的多语种语言实践知之甚少。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关，源于我的专家身份。在我作为专家来到库页岛之前，我曾在这里工作过几年，我的第二次经历极大地改变了我对语言规划和种族政策相关问题的看法。因为至少我的一些建议可以被决策者使用，它们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与俄罗斯其他地区不同，在库页岛，当地石油公司通常聘请土著问题专家来设计发展计划或评估其影响（参见 Roon 2008）。这些公司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和选择接受哪种专家建议的特权。那么在土著居民和公司之间就存在着权力关系方面不平衡的局面（参见 Coumans 2011），更不用说作为专家的外部研究人员也可能建立起复兴问题的权力，例如，可以创造一代讲某种语言的人（参见 Speas 2011）。在过去 10 年中，发展计划已成为研究人员和土著居民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虽然过程不明显，但是他们在语言规划和土著政策方面的作用似乎还在增长。其中一项是库页岛能源公司的库页岛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Sakhalin Indigenous Minorities Development Plan，简称 SIMD），我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2004 年，在土著领导人长期反对石油开采的抗议活动之后，开始实施该计划，它是俄罗斯原住民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典范（参见 Wilson and Stammler 2006）。我的重点将主要放在发展话语上，以话语为基础，研究语言使用者和专家之间关于

语言复兴的权力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①从方法论方面来说，我对社会语言学情况的分析是基于超级多样性的理论假设（参见 Rampton et al. 2015; Silverstein 2014）的。超级多样性被理解为语言和身份的多维流动和过剩，国家的体制机构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和吸收到官方实践中（Silverstein 2014: 2）。正如我要说明的，在20世纪，库页岛的多语言和种族混合挑战了以几个殖民政权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种族和语言政策，每个政权都试图将当地的种族语言多样性限制在几个明确界定的种族和语言类别中，大多数假设继续在现代发展计划中应用和复制。我认为发展话语是国家对土著少数民族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框架有助于解释库页岛某些土著社区的进一步排斥和边缘化等问题：他们无法符合这些类别的严格界限，也无法符合当权者投射给他们的真实标准。

在结构上，本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要描述殖民时期之前库页岛的语言和种族接触。第二部分从日本和苏联的国家政策出发，论述20世纪初到现在，岛上的社会语言学状况。同时列举了一些采访当地居民的例子，分享了他们的语言传记。最后，在第三部分，讨论了土著居民在当代可持续发展意识形态中的代表性及其对语言复兴倡议的影响。^②

二、殖民时期前库页岛的语言和种族接触

首先，我想简要描述一下在最激烈的殖民时期（20世纪日本和苏俄占领该岛）之前库页岛的民族语言状况。^③本部分的目的是强调种族语言多样性和多语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是岛上原住民的特征。该岛历史上最重要的特征是，

^① 除了库页岛能源公司，还有其他一些石油公司和国家机构也参与了发展计划和语言复兴。例如，埃克森已经开始支持一个由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起的“语言巢穴”项目。库页岛地区政府赞助了专门教授少数民族语言的讨论会和会议等短期倡议。然而，由土著人民自己发起和执行的项目和倡议并不多。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缺乏资源（财政、人力、法律）和制度化的界限，使人们无法更独立地行动。

^② 本文的研究是在2009年和2013年在库页岛进行的，由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负责人H. Beach）和埃克森石油天然气公司（项目负责人D. Funk）委托的库页岛土著人民现状研究项目资助。本文是在“极地地区的资源诅咒：俄罗斯和国际在分析和解决传统土著民族居住地区不可再生资源冲突领域的经验”项目的框架内完成的（稀有物种保护基金会，批准号：15-1800112，项目负责人D. Funk）。

^③ 在此之前，库页岛还没有独立。直到16世纪，该岛一直属于明朝，之后成为清朝的一部分（关于当地历史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Janhunen 1996）。

该岛居民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更早地获得了航海经验，并且知道如何使用木工工具来制造船只——例如，库页岛居民使用抛光的扁斧来打磨和雕刻木材，比西伯利亚和欧洲开发的类似技术更早（参见 Vasilevskiy 2007）。这一事实对于了解库页岛各民族的具体情况非常重要。岛上居民高度流动，经常与众多邻近的文化接触。当然，库页岛的古代人口与现代人口不能相提并论。然而，驾驶船只的能力似乎是自古以来生活在岛上的人们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能力是库页岛的国际精神和多种语言保留到了 20 世纪初的因素之一（Smolyak 1984: 124, 132）。因此，19 世纪的日本著名旅行家玛米娅·林佐（Mamiya Rinzo）指出，每年在库页岛举办的贸易博览会是众多语言群体的聚集地。不仅土著居民和新来的日本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来自阿穆尔河地区的人们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同时，库页岛土著居民也会前往大陆，在满洲进行贸易（参见 Harrison 1955）。另一个贸易和交换关系圈包括北海道、库页岛、千岛群岛，甚至可能还有堪察加半岛的阿伊努人（Kikuchi 1999）。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交易操作是用何种语言进行的。日本语言学家山田芳子（Yoshiko Yamada）在她最近的研究中提出，少数民族之间一定存在一些地理和社会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库页岛语言接触的具体情况（Yamada 2010）。此外，岛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并不稳定。山田芳子得出的结论是，在 19 世纪后半叶和 20 世纪初，岛上可能有一些语言区域。第一个地区位于库页岛北部，它的特点是使用尼夫赫作为种族间交流的工具。然而，在库页岛南部，情况却大不相同：尼夫赫人必须了解邻近的语言。

事实上，列夫·斯滕伯格（Lev Sternberg 1908: viii）在这方面的言论被引用最多，他认为，虽然尼夫赫人必须获得邻近语言的知识，包括通古斯语，但后者应该不会说尼夫赫语。他声称这是由困难的尼夫赫语音系统造成的。在这方面，尼夫赫语专家叶卡捷琳娜·格鲁兹德娃（Ekaterina Gruzdeva）指出，尼夫赫语对库页岛的其他语言几乎没有影响。然而，通古斯语对尼夫赫语的语言影响甚至在方言差异的层面上也有发现（Gruzdeva 1998）。语言学家亚历山大·佩夫诺夫（Alexander Pevnov）也认为，尼夫赫语有很多借用通古斯语的外来词，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由一些文化术语组成，这些术语是通过普里亚穆雷（俄罗斯远东）所说的通古斯语从满语借来的。第二类是由在满族征服之前更古老的接触中借用的术语组成的（Pevnov 1992）。

通古斯语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其中一个原因是说这种语言的人拥有先进

的驯鹿繁殖技术。与西伯利亚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使用驯鹿作为驮畜和骑畜。因此，通古斯语，主要是鄂温克语，能够迅速传播到整个西伯利亚，成为通用语 (Tugolukov 1982: 168)。更有甚者，一些尼夫赫人饲养通古斯驯鹿进行长途旅行 (Roon 1996: 83)。由于游牧的生活方式，鄂温克人与其他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因此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技能和财产，后来他们将这些技能和财产传播给库页岛少数民族。但在我看来，尼夫赫人使用多种语言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库页岛、日本和阿穆尔下游地区人民之间贸易协议的调解人。尼夫赫人参与并适应了 19 世纪 60 年代在阿穆尔地区蓬勃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由于俄罗斯商人大量涌入俄美公司，贸易在这里成为一种普遍的职业，阿穆尔-尼夫赫人的贸易和交换往来覆盖了整个岛屿，当地的尼夫赫人积极参与了这些行动 (参见 Smolyak 1975: 171)。他们必须知晓多种语言才能在一个巨大的区域内与说不同语言的人，尤其是与说通古斯语的人交流。最后，尼夫赫人有一个非常灵活的社会结构，允许他们接受任何种族出身的新成员，后者对尼夫赫语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参见 Smolyak 1967)。

至于两个通古斯群体代表之间的语言接触，似乎大多数在 19 世纪中叶移居该岛的鄂温克人都能说乌伊尔特，反之亦然。这可以解释为，这两个群体总是共享基于鄂温克驯鹿放牧风格的相同经济复合体，建立了密切的社会联系和亲属关系 (参见 Kosarev 2009; Missonova 2009)。然而，根据在不同时期和地点收集的实地资料，这些语言之间的“语言平等”并不稳定 (参见 Funk et al. 2000; Novikova and Savelyeva 1953: 90—91; Patkanov 1906: 139)。

除了岛内的语言接触，原住民还与满族、朝鲜族、中国人、日本人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人和雅库特人的代表互动。这些接触大多发生在贸易关系的框架内。关于当地语言和外国语言之间的等级关系，我重申，由于缺乏书面资料，该地区的种族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我们不能确定是谁，与谁以及用哪种语言进行了特定的对话。然而，日语似乎在 19 世纪就已经被广泛使用 (Asahi 2009a; Novombergskiy 1903)。一些间接证据也表明，日本人和尼夫赫人之间的贸易似乎主要用日语进行 (Nivkhi Sakhalina 2008: 149)。19 世纪末，日本商品在岛上非常普遍，几乎取代了满洲商品。另一方面，有一些证据表明阿伊努语也可能被用于这些活动，居住在库页岛南部的尼夫赫人以及与阿伊努人进行贸易的日本渔民都使用该语言，后来，卡拉富托政府将这种

语言作为与土著人民交流的一种手段（Gruzdeva 1996: 1008）。在卡拉富托时期，阿伊努人也是第一批直接受到日本人殖民统治的民族。

三、20世纪的库页岛：日本和苏联对库页岛的统治权

在19世纪，库页岛成为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争议领土。1855年，两国签署了《西莫达条约》(Treaty of Simoda)。这一天也标志着俄罗斯开始对该岛进行殖民统治，为罪犯和政治流亡者建立了最大的流放地。然而，20世纪的事件对库页岛的社会语言学状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事件是日本控制该岛南部，建立了卡拉富托省；另一个事件是苏联政权的建立。库页岛因其宝贵的木材、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对殖民者非常有吸引力。当地人被置于日常管理之下，提供劳动力供应，这使得主导文化得以确立其权威。然而，这两种政权的影响造成了一种相当奇特和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基于进化范式的种族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库页岛土著居民边缘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岛上某些地区种族语言多样性的增加。

（一）卡拉富托的日语和民族政策

1905年，俄罗斯在俄日战争中失利，该岛南部被割让给日本。需要强调的是，在日本的统治下，当地居民尤其是阿伊努人，经历了文化和语言的同化。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日本当局就在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争端中借阿伊努获取利益。日本认为阿伊努一直受到日本的保护，因此这些领土属于日本。作为回应，俄罗斯立即承认了尼夫赫的存在。泰萨·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 1999: 70)指出，这些过程对北海道和库页岛的土著居民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代表“从外国人的角色重新分配到民族主体的角色，他们与土地的联系不再赋予他们自己权力，而是赋予了殖民民族国家的领土要求。”稍早一点，俄罗斯也承认了鄂温克。俄罗斯当局辩称，通古斯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向沙皇进贡，因此，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属于俄罗斯。随着他们生活在库页岛，俄罗斯也声称对这片土地拥有权利(Evans 1999: 82)。^①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70)将此称为生物权力凌驾于身体

^① 根据革命前的民族分类，通古斯人、拉穆特人和奥罗钦人组成了一个被称为“通古斯人”的群体。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标准语言的创建，埃文克(通古斯)和伊文(拉穆特)这两个民族的名字才最终被引入科学话语，并被这些群体的代表所采用。

之上的一个例子：人类，即通古斯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政治战略和帝国主权的主体。因此，对这三个土著群体的积极承认可以说是殖民统治的结果。对阿伊努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消极的转折点。

在 20 世纪初，同化政策被强加给阿伊努人。日本民族政策开始实施教育和文化同化计划，该政策基于社会发展的进化范式（参见 Siddle 1996）。但阿伊努人人口相对较多，日本认为是对国家一体化政策的威胁；因此，阿伊努人被迫迁移到奥他苏村（现在被称为波罗奈斯克）。1932 年之前他们一直被排除在日本公民的全部权利之外（Bukh 2010；Morris-Suzuki 2004: 264）。除其他因素外，对阿伊努人的同化政策可能是他们如此迅速失去语言的原因之一。早在 1946 年，曾任苏联民政局局长的德米特里·克里乌科夫（Dmitriy Kriukov 2001: 41）就报道了库页岛南部阿伊努人的情况，指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然而，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在库页岛进行的研究相矛盾，因为当时学者仍在用阿伊努语做记录（Novikova and Savelyeva 1953）。

“语言丧失”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1945 年苏联政权成立后，一些阿伊努人不愿与日本人一起离开该岛。据说，他们躲在树林里以逃避被驱逐到日本。后来，他们更喜欢称自己为尼夫赫人，对自己的原属种族保密（比较 Graaf and Shiraishi 2013: 56）。这个说法有可能是真的，否则，阿伊努人迅速从官方统计数据中消失是很难解释的。在苏联时期，他们被从种族名单中删除，直到今天，阿伊努人在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未被承认的少数民族。我的调查对象回忆说，他们的一些亲戚，要么祖父，要么祖母，是阿伊努人，两者都是的几率较小；但是，他们从不在公开场合透露这一事实（Funk 2013）。这个群体与其他土著群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老一辈的一些阿伊努人精通俄语。如今，他们的后代主要认同自己是尼夫赫人。对于大多数能记住自己阿伊努人背景的尼夫赫人来说，俄语是主要的交流语言，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懂日语。

日语迅速传播的可能性首先是由于公立学校体系的扩大。这种方法涉及在共同的民族语言基础上制定一个共同的认同（参见 Hobsbawm 1990）。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新成立的省政府几乎在每个定居点都建立了许多学校。在这些定居点的大多数地区，日语被用作教学语言。然而，也有一些学校使用了一些土著语言，如乌伊尔特语（Asahi 2009b: 28）。土著儿童开始参加日语课程，因此，日语成为主导语言。到 20 世纪 30 年代，它已经取代了当地语言，不仅在官方领域使用，而且在家庭中也使用。后一种情况的发生也是

由于日本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通婚率很高。在这些婚姻中，男人通常是日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其中一个土著群体的代表，主要是尼夫赫或阿伊努人。然而，根据我的调查，在某些情况下，当孩子们随着日语一起学习母语时，并没有发生完全的语言同化。因此，波罗奈斯克的一些老年居民仍然被动地了解日语，并且能够说，或者至少能理解尼夫赫语，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语只是夫妻之间的交流语言（Funk 2013）。

（二）1945年后库页岛朝鲜族移民与民族语言状况

卡拉富托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朝鲜族人向该岛迁移。虽然朝鲜族人在库页岛出现的最早记录是在19世纪，但直到卡拉富托时期，他们的人口才变得相当可观。1929年，朝鲜族人的数量达到513人，从那时起，朝鲜族人的数量逐渐上升，直到苏联解体（Din 2013: 35）。有人认为日本政府将6万至8万朝鲜族背景的人带到库页岛，其中大多数是韩国本地人（Son 1992: 8）。最密集的迁移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日本人迫使朝鲜族人成为奴隶劳工。统计数据显示，战后日本人口急剧减少，但与此同时，朝鲜族人的总数却保持稳定。因此，截至1946年7月1日，有305800人具有日本国籍，其中包括27088名朝鲜族人（Podpechnikov 2003: 257）。战后日本人口大幅减少的原因是他们被遣返回日本。但是，这些朝鲜族人没有被列入遣返计划，不得不留在库页岛（Son 1992）。此外，俄罗斯拒绝给予朝鲜族人公民身份。卡拉富托的前居民被俄罗斯当局认为是“日本人”，因此导致他们在库页岛的地位不稳定，同时他们不能享有任何公民权利，也不允许离开该岛。

1945年后，库页岛南部土著居民的状况更加复杂。众所周知，苏联政府在“平权”国籍政策下与语言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密切合作，最终将其公民按种族分类，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类别，用于西伯利亚和远东革命前的土著群体（参见Hirsch 2005）。与日本当局一样，苏联当局认为土著居民是文化相当稳定的群体，可以很容易追踪和确定其成员的种族起源。因此，早在1926年人口普查中，决策者就将阿穆尔河下游的土著人口划分为一定数量的种族类别，这些类别后来被强加给库页岛北部的种族人群（Smolyak 1975: 93）。每个族群应该只有一种“母语”，理想情况下与规定的族群名称相对应。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当局试图确定并将土著居民划分为确定数量的未来民族。与此同时，只有方言在语言和地理上都占据中心地位的族群才被他们视为一个民族。这种方法对一些土著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语言被归类为

“较大”语言的方言。例如，其中一个未被承认的群体是乌伊尔特人，他们的语言被定义为那乃方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他们才获得语言权利。



图 1 一位波罗内斯克的老人正在展示她母亲卡拉富托时期的厨房用具
(照片由 N. Mamontova 提供, 该照于 2016 年拍摄于波罗内斯克)

库页岛南部的人口，由于其种族和语言的混合，具有相当不确定的地位，似乎对苏联当局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他们甚至讨论可能要建立一个日本民族地区，因为曾经那里的所有人都说日语。然而，这一想法没有得到实施，苏联的分类方案很快就被应用到前日本居民身上。1945 年以后，所有与日本人有关的事情都被禁止，并最终从日常生活中消失 (Funk 2013)。我在波罗奈斯克采访的日本土著家庭被调查者承认，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习惯俄罗斯的食物和俄罗斯的生活方式 (见图 1)。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能通过使用传统的韩国食材和种植一些日本菜所需的植物来解决此问题。俄语是另一个障碍，日语继续在家使用。以下是我采访一位自称尼夫赫人的女性的部分内容：

被调查者：我从来没有和尼夫赫人住在一起，只和朝鲜族人住在一起。然后我来到这里 [波罗奈斯克]。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我一直住在这里。

研究人员：你与朝鲜族人交流吗？

被调查者：是的。我很久没见到他们了。他们跟我说韩语。我懂一

点点。我见他们时间不长。现在朝鲜族人主要说俄语。

研究人员：你懂日语吗？

被调查者：当然。1992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去店里买的。因为在我的童年，在20世纪50年代，我哥哥给我们买了一台收音机。我听收音机，我认识所有的日本歌手，我什么都懂。但我搬到这里后，就不再说日语了。

研究人员：你在哪里学的日语？

被调查者：嗯，我继父是朝鲜族人，我母亲是尼夫赫人。他们的共同语言是日语。他们的俄语说得很差。但尼夫赫语我只知道一点点。
(Funk 2013)

大规模驱逐造成的就业人口的缺乏给苏联民族政策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是来自中亚的朝鲜族人的重新安置，另一个是在岛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通古斯语群体——那乃人。1947年，俄罗斯政府强迫居住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朝鲜族人以志愿工作者的身份返回该岛。^①1959年苏联人口普查中，库页岛的朝鲜族人登记人数为42337人，比1946年（1959年人口普查）增加了一倍。从总体上看，直到改革时期，朝鲜族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亚的朝鲜族人说的是一种不同的方言，而且与当地的朝鲜族人不同，他们不懂日语。

关于前卡拉富托（former Karafuto）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社会语言学情况和种族间的接触，我的调查对象指出，许多朝鲜族人与土著居民之间通婚，而且他们的比率甚至有所增加，因为日本人不得不离开该岛，留下了妻儿寡母，一些妇女不得不第二次结婚，结婚率甚至有所上升。日语或韩语，有时两者兼而有之，被用作配偶之间的交流语言。此外，尽管朝鲜族人没有公民权利，但他们被允许发展自己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在波罗内斯克有几所学校使用朝鲜语，直到1962年才关闭。^②例如，

被调查者：我妈妈嫁给了一个朝鲜族人。没有人可以结婚。一个朝鲜族人娶了她为妻。我开始在朝鲜族学校上学。

^① 1937年，库页岛北部的所有朝鲜人都被驱逐到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Din 2014, 64)。

^② 库页岛地区国家历史档案馆，基金1198，库存清单1，阿雷希瓦尔105单元。

研究人员：那么，你哥哥上的是日本学校，而你上的是朝鲜族学校？

被调查者：是的，他上的是日本学校。战争结束后，我进入了朝鲜族学校。我有了一个朝鲜族姓氏和名字。嗯，当我拿到护照时，我用了我父亲的〔日本〕姓氏。我的朝鲜族名字是 Pak Sudya。我成为朝鲜族人已经四年了。我们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悲惨的命运。（Funk 2013）

1992 年，俄罗斯正式允许朝鲜族返回韩国，1500 多名朝鲜族决定回国。当时，韩国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允许 1945 年以前出生的朝鲜族人短时间内获得韩国国籍。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有许多人来自混合的韩国土著家庭。一些移民在韩国待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库页岛（Funk 2013）。正如人类学家柳德米拉·米索诺娃（Lyudmila Missonova 2009: 95—96）所说的那样，来自混合家庭的土著成员在库页岛将自己定位为土著，而在库页岛之外则将自己定位为朝鲜族人。原因是土著身份有助于人们获得诸如捕鱼等特权。我基本同意这一观点。然而，即使在岛上，一些土著居民仍然在官方文件和户籍中使用他们的朝鲜族名字。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土著居民以朝鲜语为母语。对一些土著居民来说，朝鲜语不是第一语言；他们要么是在童年时期，要么是在韩国长期居住期间才学会的。但对于混合韩国土著家庭的人来说，韩语可能是他们的母语之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流利地说韩语。他们的语言能力从基础到中等水平不等。然而，在三种或多种身份之间进行选择是库页岛南部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有时很难理解种族身份的交织——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个人更喜欢土著身份，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选择了韩国或日本身份（更多的例子，参见 Funk and Terekhina 2015）。它再次提醒我们，身份是一个流动的范畴，身份和语言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下是我采访一位来自波罗内斯克的那乃受访者的部分内容，很有说明性：

被调查者：有一个鄂温克人〔女人〕。她的孩子是鄂伦春人，她的丈夫却是日本人。起初他是乌伊尔特人，但后来他决定成为日本人。她 16 岁时去拿护照。我不知道她在那里说了什么，但她被记录为通古斯人。后来她换了护照，成为鄂温克人。就是这样。

研究人员：为什么她的丈夫决定成为日本人？

被调查者：因为他们都是很奇怪的人。

后来我又回到我的问题上来：

研究人员：那么，他为什么会成为日本人呢？

被调查者：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是乌伊尔特人，所以出于某种原因，她的血液在她体内涌动，她变成了日本人。她的孩子有一半朝鲜族血统。她和不同的丈夫有很多孩子：一半是朝鲜族人，一半是……所以，她有了一个女孩，她生了一个鄂伦春的女孩。所以，他们有一个乌伊尔特女孩。（Funk 2013）^①

至于俄语，它在 20 世纪下半叶才获得主导地位，当时成为库页岛和俄罗斯其他地区最重要的通信手段。苏联当局开始从土著群体中招募学生，将他们送到所谓的国立寄宿学校。在其中一些学校，土著语言被用作教学手段。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是作为殖民土著居民的工具，而不承认他们语言本身的价值（参见 Slezkine 1994）。最重要的是，苏联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库页岛土著群体的日常生活，这也可以与卡拉富托的改革相提并论。土著居民被强行重新安置到几个人口混杂的小镇和村庄，导致这些人口中最有就业能力的部分退出了传统活动（在库页岛南部，这是第二次发生这种情况）（参见 Grant 1993；Roon 2002）。在库页岛南部，人们不仅要改变他们的母语和“不合适”的种族身份，如果他们是日本人，还必须改变他们的个人名字。这个故事是由一位日本血统的尼夫赫女士告诉我的，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故事很典型，在我看来，它很好地说明了人们对文化变革的态度。在学了几年韩语之后，她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俄语。这一变化标志着接受了一个新名称。很久以后，她设法恢复了自己的日本名字。现在，她在公众面前自称尼夫赫人，有俄语和日语名字，会说俄语，懂韩语、日语，还稍微懂点尼夫赫语：

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瓦莉娅”。我不喜欢这个名字。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被称为斯维塔。然后我听到了“塔玛拉”，多么美丽的名字！我想成为塔玛拉。然后我去了朝鲜族学校。有一位俄语老师问我，“你有俄语名

^① 乌伊尔特人以前被称为奥罗钦或奥罗克。如今，所有这些民族的名字通常都是同义词。

字吗？”“不，我没有。”“你想成为露西亚吗？”“是的，我喜欢！”从那时起，我就被称为露西亚。（Funk 2013）

与苏联时代一样，强制性的民族登记制度使得拥有多种身份的人不可能要求承认他们的自我决定权，也不可能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作为他们的母语。在库页岛，这导致了一些情况，人们必须证明甚至正式改变他们的种族身份，以支持土著民族，以便优先获得分配给北方土著居民的海洋资源。正如我在本节中试图表明的那样，选择少数民族身份并不表明其他选择对人们来说不那么重要，而是表明它们可能没有工具主义价值。在最后一节中，我将根据当前的发展论述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四、当前可持续话语与语言复兴

苏联解体后，当人们对政治和经济变革有着巨大的需求时，大多数土著领导人和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倡导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是复兴其语言和文化的一种可能方式。国家推动了向土著政策的转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政府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旨在保护土著土地使用权和价值。俄罗斯的土著少数民族第一次获得了民族地位，并享有一些特权（参见 Sillanpää 2008）。与此同时，许多法律规定没有执行机制，很大程度上和苏联时期对少数民族所采用的方法相同，国家机构仍然以家长式的方式代表土著人民，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参见 Slezkin 1994），因此，许多有关土著自治和认可的棘手问题仍未解决。此外，正如我们在过去十年中所看到的那样，国家甚至通过对立法进行一些重要修改来加强对土著人民的控制，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为土著居民设计的许多方案和战略不仅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导致这些问题周而复始。这些方案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重新建立发展话语，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工程。

2009 年，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承认并通过了《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人民可持续发展概念》(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将其作为针对土著少数民族的国家政策，这个概念可以作为苏联家长式政策与西方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持续发展思想在通过后不久就成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计划

的组成部分。库页岛地区行政当局还通过了一些致力于当地土著群体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其中一些我已经在之前关于土著经济发展的论文中讨论过（Mamontova 2012, 2015b）。国家当局认为这些方案不仅可以帮助土著少数民族融入现代生活的机制，同时也能保护他们的传统，其中很多是折中的，他们将保护未受破坏的“原始社会”的思想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岛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持者是库页岛能源公司，这是最大的石油财团，国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是其主要股东。正如我在这篇文章的引言中提到的，库页岛能源公司在2006年启动了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SIMDP），作为对土著领导人反对进一步开采天然气和石油的回应，这一抗议行动不仅在俄罗斯引起了共鸣，而且在其他国家也引起了共鸣（参见 Wilson and Stammler 2006）。需要重申的是，我对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SIMDP）的批评并不是针对某一家特定的公司，相反，我认为将当前适用于土著少数民族的种族政策和发展实践引起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合适的出发点。但是我应该承认，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SIMDP）不仅仅是一个项目。首先，库页岛能源公司是俄罗斯最富有、最强大的公司之一，拥有靠近土著捕鱼营地和驯鹿牧场的天然气和油田。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它在全国范围内运作，并使用联邦政府的政策工具。此外，它不能与国家分离，因为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包括一个三方协议，允许地方当局平等参与该计划的实施。最后，这个发展项目不仅仅是为土著群体提供援助，它的众多子项目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重要领域（经济、教育、文化、社会支持和健康），使人们很难拒绝一些潜在有害的公司决策，如果决策过于关键，就会有失去财政支持的威胁。各种交织因素使得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以及类似的发展项目转变为有效的权力工具（参见 Ferguson 1990）。

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宣传册写道：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土著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设计适合土著社区的“文化特征”项目。然而，根据该公司的一份报告，“土著人民必须努力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库页岛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2007: 22）。因此，该公司的专家需要制定这一概念的关键特征，以“教导”土著居民如何根据可持续原则发展自己。呼吁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公司的财政支持下开展传统土著项目，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包括为下一代带来利益的发展潜力。

公司可能会以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为由拒绝申请。我查阅了一些人们

提交给库页岛能源公司的项目概述，这些概述被该公司的专家标记为“不可持续”。土著成员和公司专家对什么是可持续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参见 Stammler and Wilson 2006: 18）。此外，专家们经常对申请书的编写方式感到不满。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如下：“土著人民来自口头交流比书面交流更自在的文化，因此他们在履行该计划关于保存记录、提交报告、填写申请表等方面存在困难”（库页岛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2010: 27）。正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95）所说的那样，他们特意选择不讨论该问题令人讨厌的官僚方面，而是讨论公司专家的能力与所谓的文盲土著成员或夹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人之间的差异。然而，所有这些都与现实不符，可以用无数的例子轻易反驳。

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重点恰恰是将土著社区纳入市场，这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支柱。一个项目只要能带来一些利益，就被认为是可持续的。这种发展话语几乎没有给语言复兴留下什么空间，因为根据这种方法，少数民族语言很难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的实践，它的维护需要财政支持，而长期的语言规划项目不会让投资者受益。在这方面，比如有些人提到的由库页岛能源公司资助编撰的《乌伊尔特 ABC 书》（*Ulta ABC Book*）。在语言快速变化和缺乏语言规划的情况下，它仍然是当地行政部门书架上色彩斑斓的装饰品，是游客的纪念品，但说本族语的人很少用它来教授语言，因为中学里既没有其他书籍，也没有语言课。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国家层面的项目上，几乎所有提议的措施都是象征性的、短期的、无效的。

在我看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决策者不知道如何制定合适的语言教学计划或没有苏联插图的新教科书。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同的国家机构系统地宣传土著人民的一种特殊形象，而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只是将这种形象投射到当地土著居民身上，从而强化了这种形象。根据这一形象，土著人民的语言受到威胁，他们的文化价值受到侵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从传统或工业化前的发展状态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这种解释在该项目的报告中比比皆是。殖民主义的做法表明，土著居民仍然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他们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成长、改变和发展。人们认为，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这是非常典型和公认的发展话语，它被不加批判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参见 Ferguson 1990: 71—73）。反过来，一些参与语言复兴的土著居民认为，缺乏必要的资源，而不仅仅是财政资源，使他们很难实施他们认为更合适的项目：

当我与当局讨论此事时，他们回答我，“你有什么问题？写！提交申请，写，编写一个计划！一切都靠你了！”我认为这些拨款，所有这些，都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无论是因为我们的自豪感还是国家的特殊性，但他们（尼夫赫人）不想依赖某人或某事。（Funk 2013）

因此，决策者倾向于将土著居民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简化为简单的“文明 / 传统”二分法，通过这种二分法来解释所有问题。在这种论述中，“传统”一方面被视为理性进步的障碍和解释发展规划失败的直接“替罪羊”（参见 von Benda-Beckmann 1989）。另一方面，土著社区被认为受到文化真实性的限制，这种真实性在现代受到威胁，同时必须作为宝贵的遗产加以保护（Bell 2014）。土著语言被视为土著真实性的一部分，是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属性，而经济发展则被视为现代化的手段。这种人为制造的对立是发展话语的核心，其本质是殖民主义。

真实性通常表现在公共节日、会议和假日期间，土著语言也在这些表现中公开使用。土著语言的这种合法性，有时甚至得到土著知识分子的支持，限制了它们在其他领域的使用。这种态度的结果之一是，土著成员自己也逐渐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不能在这种象征性的文化代表之外说自己的语言（参见 Mamontova 2014）。这种观点塑造了语言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土著语言只适用于与传统性和种族纯洁性相关的特定背景。一旦土著人进入城市或停止从事传统活动，他们就会说主导语言（参见 May 2014）。因此，人们认为土著语言和其他“传统珍品”只能作为过去的遗迹存在于现代（Patrick and Budach 2014）。这也是为什么语言复兴问题在资助申请中占据边缘位置，通常只是随着工艺美术、传统经济和节日活动的发展而被提及。^①

人类学家马里奥·巴索（Mario Blaser 2004: 31; 2013）认为，发展问题使土著人民“以非常现代的方式授权他们的生活项目，成为‘真正的土著人’。”他认为，这可能是土著居民将他们的想法带给当权者的策略之一。事实上，这一战略可能对土著成员有用，因为他们能够获得资金，并更有效地

^① 尽管在我撰写这篇文章期间，土著居民建议库页岛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委员会在该计划中加入一个单独的土著语言子组成部分。

获得分配给土著少数民族的一些福利。但这也导致了“本土化”的问题，因为土著人的一些真正需求和担忧被我的受访者所说的“跳舞和唱歌”所取代，这是苏联时代建立的与少数民族合作的形式。根据这项政策，他们必须生产“文化产品”，其内容已经由地方当局确定（参见 Martin 2001）。这种对土著生活方式的解读与现实相去甚远。在库页岛的最后一次实地考察中，我参加了一个“喂养海洋之王”的仪式，该仪式每年在波罗奈斯克市举行，由埃克森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我的一位被调查者注意到，在丰富多彩的公开仪式表演之后，人们会回家“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这个仪式”。因此，我基本上同意艾薇儿·贝尔（Avril Bell 2014: 26）的观点，她写道：“真实性不是土著文化的属性，而是出于对欧洲现代性的关注而赋予它们的价值。”虽然真正的土著可以有效地作为一种后殖民批判，例如，它在改革时代所做的那样，但它导致土著政治项目失败。这种将土著身份理解为表演而非本体论，已经成为与土著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便利模式，这些关系有被反复复制的趋势，这让一些土著居民感到沮丧：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人民就像那棵树，就像那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它先是被连根拔起，然后被赶到异乡。只是偶尔给它浇水，这样它就不会干了。我指的是外国公司的赠款。他们主要支持传统经济…他们只把财政援助花在节假日和示威活动上。比如，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一只被锁住很长时间的猴子，突然穿上了一件（传统的）长袍——它就在这里，看，给它拍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在一个美丽的世界里，载歌载舞。但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在人们的灵魂里，人们在精神上死去……从生理上来说，这并不是那么重要。（Funk 2013）

最后，真实性问题与混合身份问题重叠。对于 20 世纪的决策者来说，传统社会的理想图景受到了当地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挑战。正如我上面所讨论的，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相当多的土著成员来自多语言的混合家庭；他们很少认同自己属于任何特定的种族群体。这一问题过去和现在都被认为是种族政策执行的一个问题。与苏联时代一样，这一政策建立在种族纯洁性的假设之上，这使得混合社区很难要求被承认为土著（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土著人民身上，如 Harris, Nakata, and Carlson 2013 年所讨论的那样）。土著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专家、

其他决策者，甚至一些研究人员，倾向于重复同样的错误，将当地土著人口视为没有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使土著人民落伍的手段之一是宣传“失去真实性”的言论 (Fabian 1983)。将土著人民描绘成不变的、静态的，产生了一个“可以”用于“治理”、发展项目和振兴计划的群体，这些都是从上面强加给他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支持”这些方案的背后，是对土著居民复杂身份、混合经济和多语言实践的一再否认，以支持纯粹的真实性和“传统性”。

五、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说明库页岛土著居民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他们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多语性。这种国际精神至少一直保留到 19 世纪末，在日本和苏联的殖民统治期间，他们对土著人民采取了强有力的同化政策，严重违反了这种精神。一方面，这些政策导致土著语言及其使用者被边缘化。这两个政权将土著人民描绘为同质的、未开发的文盲，应该通过教育和文化政策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行政边界的多次重新分配、异族通婚和大规模重新安置出人意料地导致了种族混合土著成员数量的增加。

这一说法与库页岛南部的人口尤其相关。在 20 世纪上半叶，这片被称为卡拉富托的领土在行政上属于日本。卡拉富托时期对库页岛南部土著居民产生了重大影响。毫无疑问，人们生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经历，正如他们所说，仍然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记忆与他们的旧照片和值得纪念的物品一起被储存起来。一些人不愿意谈论这个时期，一部分原因是它与 1945 年的镇压和驱逐有关。尽管苏联当局试图通过建立民族和语言类别来控制当地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但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人们继续使用各种语言，包括 1945 年后被官方禁止的日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家说日语和 / 或韩语，在外面说俄语。有些家庭还使用土著语言。现在，这些居民中的一些人试图回忆他们的日语或韩语知识，以便出国旅行，开展业务，或寻找战后被驱逐到日本的亲戚和老朋友。然而，他们的混合身份和多语言从来没有被深入分析过，即使是学者也往往认为这主要是当地的特色和殖民地的遗产，在我看来，这一假设应该重新考虑。

我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想强调的是，库页岛复杂的历史可能有助于反驳当前的民族政策、语言规划和发展实践，这些政策、语言计划和发展实践基于

一个过时的假设，即每个土著群体不可避免地只有一个种族和一种母语，要么是土著人，要么是主导语言。考虑到 20 世纪的事件对当地人口的巨大影响，这些分类失去了分析意义。在库页岛南部，一些土著居民对日语和韩语更加依恋，并能流利地说日语和韩语。对其他人来说，土著语言与日语和俄语一样重要。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没能保留自己的语言，现在只说俄语。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他们的土著性。

一些群体可能是多语言和多民族的假设很容易适用于非土著社会和集体。然而，这是一个很难讨论的问题，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其他地方都涉及土著和少数民族（参见 Bell 2014）。在这方面，一些作者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和种族主义，“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混合性来创造合法的等级制度”（Kubota 2014）。但是，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许多土著社会的历史表明，主流文化总是试图做一些相反的事情，即将当地的语言多样性和种族混杂变成简化的同质性，而土著人并不太关心他们的土著身份和语言之间的“适当”关系。

强制民族登记是殖民统治的后果之一。具有多重身份的土著成员必须坚持国家批准的一种民族类别，才能获得在土著居住地生活和从事传统活动的权利。在语言政策和规划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泛化问题。土著语言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社区中的原始语言。尽管社会语言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驳斥这种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的政策，但它仍然无意中影响了我们对社会语言学现实的理解（参见 Blommaert and Rampton 2011；Silverstein 2014）。关于混合社区的压力，甚至是混合社区的焦虑，很少与俄罗斯土著人有关。决策者不接受许多土著成员拥有多重或混合身份的事实，而是经常谈论文化创伤，并将这些人定义为处于主流社会和土著社会之间的人。语言学家用半语者的概念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半语者指的是无法掌握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的人。发展项目在“复兴文化真实性”和“将土著人民带入现代世界”的必要性之间制造了人为的矛盾，从而加剧了这种对立。

因此，说非土著语言的土著居民很少有机会学习或恢复他们的“本土”语言，因为这些语言不符合他们喜欢的种族（与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说汉语的通古斯少数民族相比，Perekhvalskaya 2010）。这一问题也与那些希望学习土著语言但经常因其“外来”种族而被拒绝的非土著居民有关。最后，说土著语言的土著成员仅限于在某些领域使用他们的语言，例如，在公共节日和其他表演期间。因此，他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边缘化。这种情况导致

种族和语言等级的合法化。因此，我相信，承认语言和民族的复杂性是民族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一部分，有助于避免过时的概括，对各方都有益。

参考文献

- Asahi, Yoshivuki
 2009a “Cookbook Method” and Koine-Formation: A Case of the Karafuto Dialect in Sakhalin. *Dialectologia* 2: 1—21.
- 2009b Linguistic Features of a Japanese Variety in a Japanese Diaspora: Evidence from a Sakhalin Japanese Speaker of Uilta. In *Linguistic World of Sakhali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6 September 2008*. Hokkaido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Scholarly and Academic Papers. T. Tsumagari, ed pp.27—40. Hokkaido, Japan: Hokkaido University.
- Bell, Avril
 2014 Relating Indigenous and Settler Identities. Beyond Dom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laser, Mario
 2004 Life Projects: Indigenous Peoples’ Agency and Development. In *In the Way of Development. Indigenous Peoples, Life Projects and Globalization*. M. Blaser, H.A. Feit, and G. McRae, eds. pp.26—47. London: Zed Books.
 2013 Ontological Conflicts and the Stories of Peoples in Spite of Europe: Toward a Conversation on Political Ont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54 (5): 547—568.
- Blommaert, Jan, and Ben Rampton
 2011 Language and Superdiversity. *Diversities* 13 (2): 1—22.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J. Richardson, ed. pp.241—258. New York: Greenwood.
- Bukh, Aleksander
 2010 Ainu Identity and Japan’s Identity: The Struggle for Subjectivity.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 (2): 35—54.
- Census
 1959 Itogi Vsesoyuznoy perepisi naseleniya 1959 goda.
 2010 Itogi Vserossiyskou perepisi naseleniya 2010 goda. http://www.gks.ru/free_

- doc/new_site/perepis2010/croc/perepis_itogi1612.htm (accessed 30 January 2017).
- Coumans, Catherine
- 2011 Occupying Spaces Created by Conflict: Anthropologists, Development NGOs, Responsible Investment, and Mining. *Current Anthropology* 52: S29—S43.
- de Graaf, Tjeerd, and Hidetoshi Shiraishi
- 2013 Documentation and Revitalisation of Two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Eastern Asia: Nivkh and Ainu. In *Sustain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Learning Tools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s for Preserving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Erich Kasten and Tjeerd de Graaf, eds. pp.49—64. Fürstenberg, Germany: Kulturstiftung Sibirien.
- Din, Yulia L
- 2013 Migratsiya koreyskogo etnicheskogo naseleniya na yuzhniy Sahalin v period yaponskogo pravleniya (1905—1945). *Gumanitarnye issledovaniya v Vostochnoy Sibiri i na Dalnem Vostoke* 4: 34—42.
- 2014 Koreyskaya diaspora Sakhalina i Kurilskih ostravov: problemy integratsii v sovetskoe i rossiyskoye obshchestvo (1945—2010). PhD dissertation, Yuzhno-Sakhalinsk.
- Evans, John L.
- 1999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Amur, 1848—1860: The Push to the Pacific.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 Fabian, Johannes
-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James
-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Vintage.
- Funk, D. (project leader)
- 2013 Field Material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Sakhalin

- Project (Exxon Neftegaz), Expedition to the Sakhalin Region, Nogliki District
(a) Poronaysk settlement, Poronaysk District; (b) Nogliki settlement. June.
- Funk, Dmitriy, and Aleksandra Terekhina
- 2015 Starye i novye identochnosti. In *Kultura i resyrsy: sovremennoe polozenie korennnyh narodov Sakhalina* D. Funk, ed. pp.14—41. Moscow: Demos.
- Funk, Dmitry, Alexey Zenko, and Leonard Sillanpää
- 2000 Materialy po sovremennoy kulture i sotsialno-ekonomicheskemu polozeniyu severnoy gruppy uilta. *Etnograficheskoe obozrenie* 3: 14—29.
- Grant, Bruce
- 1993 Siberia Hot and Cold: Re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Siberian Indigenous Peoples. In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The Myth of Siberia in Russian Culture*. G. Diment and Y. Slezkine, eds. pp.227—25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ruzdeva, Ekaterina
- 1996 The Linguistic Situation on Sakhalin Island. In *Atlas of Languag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acific, Asia, and Americas*, vol. 3. S.A. Wurm, P. Mühlhäusler, and D.T. Tryon, eds. pp.1007—101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998 Nivkh: Languages of the World/Materials, vol. 111. Munich: Linkom Europa.
- 2015 Explaining Language Loss: The Sakhalin Nivkh Case.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 Marten, M. Reissler, J. Saarikivi, and R. Toivanen, eds. pp.233—289. Berlin: Springer.
- Hall, Stuart
- 1996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In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Stuart Hall, David Held, Don Hubert, and Kenneth Thompson, eds. pp.184—224.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 Harris, Michelle, Martin Nakata, and Bronwyn Carlson
- 2013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merging Indigeneity. Sydney, Australia: UTsE Press.
- Harrison, John A.
- 1955 Kita Yezo Zusetsu or a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 of Northern Yezo by Mamiya Rinsō.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9 (2):

- 93—117.
- Hirsch, Francine
2005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rik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nhunen, Juha
1996 *Manchuria: An Ethnic History*. Helsinki: Finno-Ugrian Society.
- Kikuchi, Toshihiko
1999 *Ainu Ties with Ancient Cultures of Northeast Asia*. In *Ainu: Spirit of a Northern People*. W. Fitzhugh, O. Chisato, and O. Dubreuil, eds. pp.47—51.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Kosarev, Valeriy D.
2009 *Oroki (uil'ta) v etnogenetike tungusoyazychnych narodov Priamurya: zadacha so mnogimi neizvestnymi*. In *Kulturnoye nasledie narodov Dalnego Vostoka Rossii, Sakhalinskava oblast. Uil'ta. Evenki. K.Y. Cherpakova and T.P.Roon, eds*, pp.17—31. Yuzhno-Sakhalinsk: Sakhalinskiy gosudarstvennyi oblastnoy kraevedcheskiy muzey.
- Kriukov, Dmitrii N.
2001 Civil Administration on South Sakhalin and the Kurile Islands, 1945—1948: The Memoirs of Dmitrii N. Kriukov. Trans. M. Sevela, *Monumenta Nipponica* 56 (1): 39—91.
- Kubota, Ryuko
2014 The Multi/Plural Turn.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Complic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37 (4): 474—494.
- Mamontova, Nadezhda
2012 Traditsionnaya ekonomika nivkhov Sakhalina: mezhdunarodnye i razvitiem.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 133—150.
2014 What Language Do Real Evenki Speak?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 of Eurasia* 52 (4): 37—75.

- 2015a Yazykovye kontakty is sotsiolingvisticheskaya situatsiya na Sakhaline. In *Kultura i resursy sovremennoe polozhenie korennyyh narodov Sakhalina*. D. Funk, ed. pp.182—234. Moscow: Demos.
- 2015b Korennye narody Sakhalina i neftedobyvayushchie kompanii. Analiz vzaimodeystvia. In *Kultura i resursy: sovremennoe polozhenie korennyyh narodov Sakhalina*. D. Funk, ed. pp.108—158. Moscow: Demos.
-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y, Stephen
 2012 Language and Minority Rights: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2014 Contesting Metronormativity: Exploring Indigenous Language Dynamism across the Urban-Rural Divide.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13 (4): 229—235.
- Missonova, Ludmila I.
 2009 Sakhalin Uil'ta: Who, How Many, and Why? In Post-Soviet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Resource Use in Russia. H. Beach, D. Funk, and L.Sillanpää, eds. pp.83—101. Uppsala: Uppsala Universitet.
- Morris-Suzuki, Tessa
 1999 Lines in the Snow: Imagining the Russo-Japanese Frontier. *Pacific Affairs* 72 (1): 57—77.
- 2004 Northern Lights: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Modern Karafuto Identity. In Rice, Identity and Migration in Modern Japan: Imangined and Imaginary Minorities. M. Weiner, ed. pp.645—671. New York: Routledge.
- Nivkhi Sakhalina
 2008 Nivkhi Sakhalina, Sovremennoe sotsialno-ekonomicheskoe razvitiie. V.I. Boyko, ed. Novosibirsk: Nauka.
- Novikova, Klavdiya A., and Valentina N. Savelyeva
 1953 Kvoprosu o yazykakh korennyykh narodnostey Sakhalina, In *Yazyki i istoriya narodnostey Kraynego Severa SSSR. Uchenye zapiski. Fakultet narodov Severa*. Issue 2. pp.84—134. Leningrad: Leningradskiy gosudarstvennyiy

- universitet.
- Novombergskiy, Nikolay Y.
- 1903 Ostrov Sakhalin. St. Petersburg: Tipografiya doma prizreniya maloletnikh bednykh.
- Patkanov, Serafim K.
- 1906 Opyt geografii i statistiki tungusskikh plemen Sibiri (na osnovanii dannykh perepisi naseleniya 1897 g.i drugikh istochnikov), part 1, vol. 2. St. Petersburg. Slovo.
- Patrick, Donna, and Gabriele Budach
- 2014 “Urban-Rural” Dynamics and Indigenous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Inuit Language Use in Ottawa.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13 (4): 236—253.
- Perekhvatskaya, Elena V.
- 2010 Sovremennye formy russkogo pidzhina: ussuriyskiy variant. In: Instrumentarium of 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Non-Standard Russian. A. Mustajoki, E. Protassova, and N. Vakhtin, eds. pp.175—187. Slavica Helsingiensia 40.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Pevnov, Alexander A.
- 1992 Nivkhskiy i tunguso-manchzhurskiy yazyki: problemy kontaktov. In B.O. Pilsudskiy: issledovatel narodov Sakhalina (Materialy mezhdunarodnoy nauchnoy konferentsii, Yuzhno-Sakhalinsk, 31 okt, -2 novab.1991), vol. 2. V.M. Latyshev and M.I. Ishehenko, eds. pp.25—29. Yuzhno-Sakhalinsk: Sakhalinskyoblastnoy kraevedcheskiy muzey.
- Podpechnikov, Vladimir L.
- 2003 O repatriatsii yaponskogo naseleniya s territorii Yuzhnogo Sakhalina i Kurilskikh ostravov. *Vestnik Sahalinskogo muzeya* 10: 257—260.
- Rampton, Ben, Jan Blommaert, Karel Arnaut, and Massimiliano Spotti
- 2015 Introduction: Superdiversity and Sociolinguistics. In Tilbur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130. Tilburg University.
- Roon, Tatyana
- 1996 Uil’ta Sakhalina: istoriko-etnograficheskoe issledovanie traditsionnogo khozyaistva i materialnoy kultury XVIII-seredina XX vekov. Yuzhno-

- Sakhalinsk: Sakhalinskiy oblasnoy kraevedcheskiy muzey.
- 2002 Izmeneniya v ekonomike korennykh narodov Sakhalina v XX veke. In Rasy i narody, vol. 28. pp.146—160. Moscow: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RAN.
- 2008 Razmyshleniya o Sakhaline i ego zhitelyakh v svete natsionalnykh proektor dobychi uglevodorodov na shelfe Okhotskogo morya. *Ethnograficheskoe obozrenie* 3: 36—47.
- Sakhalin Indigenous Minorities Development Plan
- 2007 Second External Monitor's Report. Yuzhno-Sakhalinsk. <http://simdp.com/eng.php?id=47> (accessed 17 January 2017).
- 2010 Plan Competition Evaluation Report. Yuzhno-Sakhalinsk.
- Siddle, Richard
- 1996 Rice, Resistance and the Ainu of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 Sillanpää, Leonard
- 2008 Awakening Siberia: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Self Determination—the Small Indigenous Nations of Northern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Millennium.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Silverstein, Michael
- 2014 How Language Communities Intersect: Is “Superdiversity” an Incremental or Transformative Condition? In *Tilbur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107. Tilburg University.
- Slezkine, Yuri
- 1994 Arctic Mirrors: Russia and the Small Peoples of the Nor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molvak, Anna V.
- 1967 O sovremennom ethnicheskem razvitiu narodov Nizhnego Amura i Sakhalina. *Sovetskaya ethnografiya* 3: 95—102.
- 1975 Etnicheskie protsessy u narodov Nizhnego Amura i Sakhalina. Moscow: Nauks.
- 1984 Traditsionnoe hozavstvo i materialnaya kultura narodov Nizhnego Amura i Sakhalina. Moscow Nauka.
- Son, In Soo
- 1992 Koreans in Sakhal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9 (3): 7—15.
- Speas, Margaret

- 2011 Language Ownership and Language Ideologies.
<http://people.umass.edu/pspeas/lownership.pdf> (accessed 30 January 2017).
- Stammller, Florian, and Emma Wilson
- 2006 Dialogue for Development: An Expl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Oil and Gas Companies, Communities and the State. *Sibirica* 5 (2): 1—43.
- Sternberg, Lev Y.
- 1908 Materialy po izucheniyu gilyatakogo yazyka i folklora, vol. 1. St. Petersburg: Epos.
- Tugolukov, Vladilen A.
- 1982 Evenki In Ethnicheskaya istoriya narodov Severa. I.S. Gurvich, ed. pp.129—154. Moscow: Nauka.
- Vakhtin, Nikolai
- 2001 Yazyki narodov Severa v 20 veke: Ocherki yazykovogo sdvigа. Saint Petersburg: Dmitriy Bulanin.
- Vasilevskiy, Alexander A.
- 2007 Kamenniy vek ostrova Sakhalin. Yuzhno-Sakhalinsk: Sakhalinskiy gosudarstvennyi universitet.
- von Benda-Beckmann, Franz
- 1989 Scapegoat and Magic Charm: Law in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 21 (28): 129—148.
- Wilson, E., and F. Stammller, eds.
- 2006 *Sibirica: Special Issue o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State*, vol. 5 (2).
- Yamada, Yoshiko
- 201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s around Uilta in Sakhalin.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Northern Humanities* 3: 59—75.

Hybrid Identities and Indigenous Language Sustainability: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Contact and (Neo-) Colonial Practices on Sakhalin Island

Nadezhda Mamontova

(Translated by Zhang Lih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ybrid identities and language contac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Southern Sakhalin, Russia's biggest island located in the Far East. It argues that mobility, advanced techniques of navigation, and a wide range of contacts with the neighbouring populations has facilitated multilingualism on Sakhalin. The international spirit and language super-diversity that were preserved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ere significantly violated by the colonial regimes of Japan and Soviet Russia with their strong focus on ethnic and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However, numerous redistributions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mass resettlements, and mixed marriages have paradoxically made the intervening of languages and identities in southern Sakhalin even more complicated. These radical changes further challenge current ethnic and language policies as well as development practices that rested on outdated perspectives on ethnic purity and traditional authenticity. These policies result in the exclusion of many Indigenous people, who fail to fit the dominant discours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which is colonial in nature. A more nuanced account of reality, though, raises a variety of questions ranging from special rights, to Indigenous peoples speaking non-Indigenous languages, to the adequacy of language revitalisation in ethnically mixed communities.

Key words: Sakhalin; Indigenous people; colonialism; language sustainability; language policy; super-diversity; hybrid ident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八辑 / 曲枫主编.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25. 9. -- ISBN 978-7-5426-8832-3
I . 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53FH944 号

北冰洋研究(第八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30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21 - 22895517

发行部: 021 - 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8832 - 3/D · 677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13917066329